

名家名笔

# 红色文化的力量

马静



## 委员笔记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翻阅一份份红色文献，仿佛走进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段历史，硝烟中充满无限激情，奋进中蕴含巨大力量。

红色文献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海内外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译本和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献资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我党、我军以及各革命团体和进步团体编印、出版的文献资料，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相关文献资料，与中国革命有关的共产国际文献资料，以及其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关的文献资料。

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对于红色文献的征集工作始于1938年，是国内最早开展红色文献专藏建设与保护的单位。从馆藏28.5万册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中，精选珍稀红色文献1.3万余种2万余册件，构成红色文献特藏。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现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最早单行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稿等珍稀特藏。

当第一次“触摸”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时，我忍不住心潮涌动。久久凝望，浮现于眼前的，是一幕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真理、对于中国道路等艰苦卓绝探索的场景，给予我无穷的力量。

而在与图书界同行的交流探讨中，我看到了更多各具特色的珍贵红色文献——

在山西省兴县关向应图书馆，收藏有晋绥边区出版物9000多册；

在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收藏有1949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著作1800多册；

在湖北麻城市档案馆，藏有红军流调人员档案1800余份，以及陈再道、周希汉等10余位开国将领的红色档案和文物；

当第一次“触摸”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时，我忍不住心潮涌动。久久凝望，浮现于眼前的，是一幕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真理、对于中国道路等艰苦卓绝探索的场景，给予我无穷的力量。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如何让这些红色文献“活”起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红色文献，从中探明信仰之源、真理之光，从中赓续红色血脉、补足精神之钙，我始终思考与探索。

……

自2012年始，国家图书馆开展“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各有关方面在红色文献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红色文献征集、整理出版、存储条件改善、数据库建设、保护人才培养等。我有幸参与其中。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如何让这些红色文献“活”起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红色文献，从中探明信仰之源、真理之光，从中赓续红色血脉、补足精神之钙，我始终思考与探索。

围绕重大历史题材和国家重要纪念日，“历史的审判——馆藏东京审判图片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钢铁长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馆藏文献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暨抗战文献整理成果发布会”等先后举办。特别是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征集文献基础上，我们组织建成“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向党的百年

华诞献礼。

展陈的大量珍贵红色史料，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提供史实本源，也让我们徜徉其中，从中探寻红色记忆，并汲取前行力量。

为推动红色文献征集和保护工作，我多次走访各级图书馆，并深入革命老区，与相关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开展课题研究，对这几年来红色文献征集和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我的履职工作，都与这些息息相关。针对全国范围内的文献普查缺乏顶层设计和没有全面展开，我建议开展红色文献专项调查。探索建立健全红色文献认定和定级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红色文献专项调查，建成全国红色文献数据共享平台和专题数据库。编纂出版《红色文献总目》《珍贵红色文献名录》等各类总目、图录、名录，公布文献调查成果，形成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出版成果。对红色文献进行分级管理，对于其中历史意

义、教育意义、纪念意义较为突出的，认定为不同级别的革命文物，加大保护和管理力度，对偏远地区有重要红色文献的收藏机构开展援助行动。

针对文献损坏速度越来越快、抢救保护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呼吁开展红色文献保护修复工程。探索建立健全红色文献分类分级保护标准、修复标准、库房标准、装具标准等相关标准，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红色文献保护标准体系。实施珍贵红色文献抢救修复工程和红色文献脱酸工程，解决红色文献普遍存在的纸张酸化焦脆等问题。实施红色善本再造工程，遴选部分珍贵红色文献版本，制作高仿影印本，化身千百，活化利用。

红色文献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保护、传承、创新与坚守中，让更多人从中汲取力量，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红色，这一抹最亮丽的颜色……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

毫无疑问，阅读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是人类这一物种专属和独有的精神活动。因此我对阅读的个人定义是这样一首小诗：

书本 是文字的房屋，  
文字住在每一本书中，  
开心地接待每一双来访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伙伴，  
文字生出欢乐、阳光和智慧，  
眼睛用阅读喂养心灵。

书本、文字、眼睛、心灵，  
像四只嗡嗡的蜜蜂，  
为你的人生酿造着甜蜜、深邃、开阔，  
还有每一个小孩子最得意的——聪明。

高洪波

我对阅读的个人定义——酿造聪明。

从17岁到27岁的10年时间，我在云南宜良的大荒田军营度过，是云南军营给了我地下阅读的欣喜、疯狂阅读的快乐、饥饿阅读的欲望。

17岁时，我以一个北京中学生的身份来到陆军14军40师炮团，由于普通话的语言便利，我成为炮团的播音员和放映员，也顺便成为一批封存书籍的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谈起，直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屠格涅夫、普希金、高尔基、左拉、莫泊桑、歌德，甚至包括《先秦文学史》，中国当代诗人从公刘、贺敬之、郭小川到闻捷、张志民、李瑛、梁上泉、严阵、雁翼、白桦等。

我先看小说后看诗的程序设计，是因为18岁时灵感袭来，写了一首《号兵之歌》，然后冒冒失失投稿到云南人民出版社，居然发表出来，收在了一本名为《云岭山茶朵朵开》的工农兵诗集里。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我感觉十分奇特，从此开始对诗歌如饥似渴地阅读。其中公刘的《在北方》、白桦的《鹰群》、闻捷的三部曲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贺敬之的《放歌集》，一读再读。张志民的《西行剪影》，甚至手抄了一本。就这样地下阅读拓展了我的眼界，疯狂阅读打造了我的阅读速度。

而饥饿阅读（常常是在蚊帐里打着手电埋在被窝里的阅读），使我格外珍惜手头的每一本书。我记得自己有一本《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的下册，由于喜爱，居然在每篇文章下面写满了阅读心得。其中的名篇《夜行的驿车》《金蔷薇》《盲厨师》等，引导我走向儿童文学创作。我多年后写过一篇名为《半部大师》的评论文章，向巴乌斯托夫斯基老先生表达了我深深的敬意。只是，巴老先生笔下写的敦德萨风光明媚且诱人的城市，如今正处于战火纷飞下，不由得一声叹息。

10年军旅，10年阅读与写作的练习，才造就了我的今天。我把自己这段阅读体验披露出来，为的是证明一个朋友的话：人生面临三种风景，一种是自然风景，所以要行万里路；一种是社会风景，所以要面对人生百态；最后一种是精神风景，那便是书籍和阅读。读万卷书是获取精神风景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一点是，也许正是由于对三种风景应对自如，逐一实现，最后你也成为一个制造精神风景的人，那就是作家。

我借助云南宜良大荒田军营的藏书，也借助对阅读的热爱，还有诗歌这一文学最古老的体裁的魔力，才成为一个为孩子写作（制造精神风景）的人。感谢哺育我青春岁月的一本又一本了不起的经典著作，这些“人类进步的阶梯”。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 阅读的个人定义

## 烟火人间

# 城南运河小记

冯并

林栋在点赞洪波兄《少年运河》时，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話：运河对许多北京人来说，更像是个谜。我明白这话所指的真切含义。

对通惠河向北又向西的明清大运河的城北旧迹，别说是老北京了，就是外来的游客，也能说出个丑寅卯。禄米仓、仓夹道、什刹海乃至东西坝河、白浮泉等一连串的古运河景点，可以娓娓道来。但要说起北京东南城的古运河，多少还是有些一头雾水。

对老年间事体有点了解的，会提到广渠门护城河边有过的运河老码头，也会说到清朝末年皇家林园不开放，许多士人将这里当作休闲玩赏的好去处，因为这条护城河的河水连着通惠河，也就在广渠门外出现了大运河的第二个大的泊点。东护城河四围的运河市场到处弥漫着烟火气，在一段时间里，热闹的程度并不亚于天津海河边的三岔口。更了解情况的，也会讲到辽代出现的萧太后河，那可是比元代的坝河修建要早280年，比郭守敬的通惠河也早上300年的北京最古

老的辽运河呀。

然而，要问萧太后河现在的河道在哪里，多半也会像《漫话大运河》电视专题片中说的一样，指在朝阳区和通州区，终点就是张家湾古城南门跟前儿的那座很有气派的汉白玉石桥。整治这条河流，使之成为那时为辽南京和燕京运送粮草的运河，其实是在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继位六年后即统和六年开始的。辽统和二十一年，萧太后死于燕京行宫，为了追念母亲，辽圣宗便以太后河名之，民间则称之为萧太后河。但这也让人不由产生了疑问，辽代燕京城在原宣武区一带，那时的朝阳区可是一片旷野，修这么一条运河是为了什么？许多研究者也指出，萧太后河的上源在丰台区的前后泥洼或者老虎洞，怎么就能隔空飞水，流到朝阳和通州去呢？

谜底也许就在南二环和东二环的护城河里。在近20年前，我曾在城南白纸坊东街经济日报社里供职，其时宣武南街正在南延，工余闲暇常到附近的南二环护城河边去遛弯。无意间从一则考古资料里得知，这段

护城河居然与萧太后河挂上了钩。在辽代，漕船进入燕京城要有明确的孔道，那早已湮没的古码头，大约就在经济日报社的东南角护城河边。作为业余兴趣，我也考察了一下，北京城南护城河的出现，应是在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北京扩建南城之后，元代的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线，犯不着在这里再兴河工。很多迹象都表明，南护城河似乎就是萧太后河的变身。也就是说，在明朝定都北京之前，萧太后河是作为辽南京和金中都的独立运河存在着。

从此以后，我对萧太后河更多关注起来，包括对隔着南护城河一线的陶然亭湿地和更东边的龙潭湖，甚至对更远一些的十里河产生了兴趣。北京城南的地理走势其实很直观，随便登上哪一块高地环视，西北高而东南低。比如较远一些的十里河建材市场，也是一块明显的洼地，现在没有水，只有纵横交错的立交桥。但此地既然叫作河，在历史上总归是有过河道的。敢情它也曾是萧太后河的古河道吗？但十里河的“十里”又是从哪儿算起的呢？我猜测，经济日报社东边陶然亭、龙潭湖的形成，一开始或与明代筑墙取土有关，但它们与萧太后河的故道都在一条线上。在明代，因水势而利导，随着南城的营建，开建了东南护城河，让萧太后河在今东城图书馆所在的角楼下转了个直角弯，这角楼也就成为萧太后河变身为护城河的最显眼的地标。

我家住在东北二环附近，上下班经常走走二环，因此对东护城河与南护城河宽深的河渠和渠两岸的树木记忆尤深。尤其是角楼下那坡花树，长得最茂密最旺盛，花开最早也最红，恰是不似公园的一个公园。每逢行到这里，不由得要多看几眼。这里的花草树木长势就是不一样，一是向阳花木先得春，二是地下水比较充沛，这一切也进一步立定

了我关于萧太后河流变为东南护城河的那些推测。

我也抽空到朝阳区的小武基和垡头镇，去寻看后来的萧太后河的河道。不用说，那时的萧太后河黄一块青一块的，分明就是一条较大的排污沟。当地人对我说，因为这里的河床离通惠河不远，1958年时通县治理通惠河的水患，曾将本来无头有尾的萧太后河又截为两段，这就使人更无法可想了。但也有让人兴奋的事，那就是前10年里兴建了多座万吨污水处理厂，经过几年的努力，萧太后河的水开始还清了。

萧太后河流向的历史变化，可以说是明清之后北京城建扩展的正常结果，倒也不一定为它后来神龙见尾不见首而感伤。但作为北京历史上存在过的最早运河，也不能不去寻找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寻找东护城河为什么会成为北京运河的另一个重要地段。

萧太后河的终端在大运河通航张家湾，但北运河码头群遗址分布在张家湾古城北一线，萧太后运河则在张家湾古城南，从这里开始，萧太后运河和后来的北运河碰面了。在辽代，漕船从这里进出潮白河水系，经过香河的大小龙湾北去或者辗转南行，承担着运河的一应功能。它的标志就是上文提到的古城南门修建的那座十分醒目的汉白玉石桥。

说到城南的运河，有些夜不能寐。今年春天，一大早就打车，循着东二环路打了个来回。沿二环路边已是鹅黄嫩绿，一片生机，玉兰花在怒放，海棠花也怒出了花芽。明城墙角立交桥下留有一潭幽深的碧水，正与随风浮动的柳丝细语。而广渠门一路向南的护城河两岸的公园里，晨练的人影在晃动。哦，护城河角楼到了，楼下那坡花树又进入了视野，左安门下的树全开花了，还是开得那样早，开得那样红。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